

《伤寒论》厥阴病提纲病理实质探析

475200 河南省杞县卫生学校 郑华启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 厥阴病/病理学

《伤寒论》六经病皆各有其提纲。提纲者，乃揭示本经病主证与病理实质的纲领性条文。如太阳病提纲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”，明确指出太阳病的主证为脉浮、头项强痛、恶寒。析其病理，为风寒邪气犯表，卫阳被遏，经输不利，其病位在表。此已为古今医家所共识。它如少阳、阳明、太阳、少阴等病之提纲所示病理，亦少见有争议。然对厥阴病提纲病理实质之认识，至今未一。

厥阴病提纲为《伤寒论》326条所曰：“厥阴之为病，消渴，气上撞心，心中疼热，饥而不欲食，食则吐蛔。下之利不止”，所示主证跃然明了。其病理实质，一般多遵舒驰远所曰“此条阴阳错杂之证也。消渴者，膈有热也。厥阴邪气上逆，故上撞心。疼热者，热甚也。心中疼热，阳热在上也。饥而不欲食者，阴寒在胃也……此证上热下寒。若

因上热误下之，则上热未必即去，而下寒必更加甚，故利不止也”。余在授课时总觉此说理由词穷，无力说服于人，诸多疑点难以透释。如若为下寒，应为脾肾阳虚，则下利泄泻理所当然，然文中明言为“下之利不止”，可见未“下”时是无“利”的。况脾虚有寒，怎会有饥饿之感？显然有悖于中医基本理论。

遍览诸贤对本条之所释，深思中医理论之精髓，反复对照，苦心探索，实觉上说没有揭示出厥阴病提纲的病理实质。唯成、尤二氏之论，道理非凡，颇能中的。成无己曰：“邪传厥阴，则热已深也。邪自太阳转太阴则腹满而喘干，未成渴也；邪至少阴者，口燥舌干而渴，未成消也；至厥阴成消渴者，热甚能消水也。”尤在泾曰：“伤寒之病，邪愈深者，其热愈甚。厥阴为阴之尽，而风木之气，又足以生阳火而灼阴津，津虚火实，脏躁无液，

求救于水，则为消渴。消渴者，水入不足以制热，而反为所消也。”

笔者认为，成、尤二氏之说理中肯綮，揭示厥阴病提纲病理为“邪热内闭，热灼阴竭”。由于厥阴邪热内闭，热灼阴液，欲饮水求救，水入则热消，故消渴。热性向上，内闭之邪热不得枢转外透，则上逆冲心，更灼心阴，故心中疼热。热盛则善饥，然阴津被耗夺，胃液不足以消谷磨食，故虽饥而不欲食。此非为胃热脾虚寒之证，实是热夺阴精之证。症虽似，理却迥异也。

“吐蛔”一症，并非为厥阴病之必备者。若有蛔虫，则可因热扰虫动而吐之；若无蛔虫，则岂有吐蛔之理。

“下之利不止”，为误治之变症。若因见热气上冲而用攻下，则无物可攻，反劫阴液，必致无形之邪热下迫而下利不止，甚至会出现阴竭阳脱之危证。此下利与脾肾虚寒之下利清谷，有本质之别，诚如尤氏所曰“下之利不止者，胃家重伤而邪热下注也”。

精思上理，厥阴病提纲所示主证的病理实质自能明悟。非为“上热下寒”，而为“邪热内闭，热灼阴竭”。明此，则诸疑顿消矣。

指三阴三阳的顺序。

引起混乱也来自成氏。成氏将264条少阳中风释为“邪在少阳，为半表半里”，265条少阳伤寒释为“邪客少阳为半在表，半在里”，但这个“半表半里”所指很不明确，使后人产生误解，从而形成“少阳主半表半里”之说；将266条“本太阳病不解，转入少阳者”释为“太阳转入少阳，是表邪入于里。胁下硬满，不欲食，往来寒热者，邪在半表半里之间……未全入于腑，外犹未解也，与小柴胡汤和解之”，又把太阳当表、少阳当里，那么“往来寒热者，邪在半表半里之间”该

是未全入于少阳而介于太阳与少阳之间。既然太阳为表，“外犹未解也”指的当然是太阳未解。由此可见，成氏认为小柴胡汤“和解”的是太阳而不是少阳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，故少阳之为病，少阳中风、少阳伤寒成氏均不言“和解”，也不用小柴胡汤。

成氏称小柴胡汤为和解，后世大唱和声，从而形成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一说，实为大谬。其实，仲景所称之和解，是指桂枝汤而不是指小柴胡汤，如386条“当消息和解其外，宜桂枝汤小和之”、第53条与54条和营卫而与桂枝汤，而在小柴

胡汤之下从未言及和解。和解也是解表的一种，只是解表的力量比较缓和。少阳病为津伤之证，不能再发汗解表以伤津，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和解。少阳伤寒中的“胃和则愈”是指津液调和充足，成氏也没有把这个“和”字称为和解，故成氏言用调胃承气汤而不用小柴胡汤。成氏称小柴胡汤为和解半表半里，但同时也将其当成解表方。如“亦须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其表”、“故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外”，故无论是解半表半里，还是和解、解其表、解外，都是针对“外犹未解也”，即太阳。

高等医药院校教材《内经讲义》(以下简称《讲义》)为教学之需要,对所选原文做了详尽注释,有些注释并有独到之处,但在个别注释中亦有一些误释之处。本文拟就有关误释的原因予以分析。

一、不明文字古义误用今义释之例

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:“善为脉者,必以比类、奇恒、从容知之。”文中“从容”一词,《讲义》注为“从容揆度”,释而未明。喻昌云“比类之法,医之所贵,如老吏判案,律所不载者,比例断之;奇恒者,审其病之奇异常变也”,此处“比类”、“奇恒”、“从容”并举,则“从容”亦当有“比类”等义。考《国策·秦策》“从而伐齐”,注为“从,合也”,有重合之义。《广雅·释诂》“模,式……容……法也”,《汉书·食货志》“冶谿炊炭”,应劭注“谿,形容也,作钱模也”。“容”与“谿”相通,则“容”有模型之义,可证“从容”即比照模型义,与“比类”义同。

又《素问·厥论》论寒厥的病因病机时言“气因于中,阳气衰”,文中“因”字,《讲义》不识其本义,误训为“因而”。《说文》“因,

“半表半里”为成无己之说,其前后论述却颇多矛盾,难以自圆其说。这对成氏来说无可厚非,可恼的是后世学者把它当成金科玉律套在少阳病头上,使本来就模糊的东西变得更加模糊,而那种脱离成氏及仲景原文的争论,也不会有什么统一的结果。笔者提醒的是,我们学的应是《伤寒论》原文,不要受后世某些注家的不妥之词所左右。

(作者简介:姚廷周,男,31岁,广西凤山县人。1984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,现任广西凤山县人民医院中医师。)

《内经讲义》字词误释分析

712083 陕西中医学院 邢玉瑞

主题词 《内经》——注释

就也”,陆宗达云“因象席形,中间是席纹,象形字,席子是人所凭依的,故有就、靠义”,引申为居留,“气因于中”,即邪气居留于中焦。《太素》“因”,正作“居”字,可为其证。

二、不明通假误释之例

《灵枢·经脉》所谓“骨为干”脉为营,筋为刚,肉为墙。其中“筋为刚”一语,《讲义》释为“筋能约束骨骼,使人刚劲有力故为刚”。训“刚”为刚劲有力,则与上下文例不符。考顾观光《灵枢校勘记》曰“此假刚为纲也”,《灵枢·经筋》亦有“肘纲”之言,杨上善注“人肘屈伸,以此筋为纲维,故曰肘纲”。可证“刚”通“纲”,实以鱼网上的总绳喻筋在人体的作用,而非刚强之谓。

又《灵枢·脉度》“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,六腑不和则留为痛”,《讲义》释“痛”为痛痒,则与六腑特点不合。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曰“六腑者,传化物而不藏,故实而不能满也”,后世据此提出六腑以通为用、以降为顺,所以六腑不和常表现为壅滞不通之证,且痛与壅双声叠韵相通。六腑不和则壅滞不通,正从病理方面说明六腑宜通不宜滞、以通为顺的生理特点,若释为痛痒则于医理甚为牵强。

另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曰“暴气象雷,逆气象阳”之“阳”字,《讲义》引张介宾注为“阳亢于上”,与上下文义不协。此“阳”字应通“暘”。《礼记·祭义》“殷人祭其阳”,注为“阳读为曰雨曰暘之阳”。“暘”即久晴不雨,在

此比喻逆气升而不降,与以雷霆比喻暴怒之气,均为以自然景象喻人体之病理变化。

三、医理不明误释之例

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论水肿病的治疗言“开鬼门,洁净府”,其中“鬼门”一词,《讲义》释为“汗孔”,不仅于文字上无据,于医理亦不通。本篇所论水肿之病因病机为“其有不从毫毛而生,五脏阳以竭也”,“竭”与遏通,说明本病非外邪所致,而是由于五脏阳气阻遏、津液不化,聚而为水。其所述症状为肢体高度水肿,而无表证之象,故治疗自无发汗之理。考《素问·五脏生成论》有“魄门亦为五脏使”一句,王冰注曰“魄门,谓肛之门也”,此“鬼门”即当作“魄门”,鬼为魄之坏字,“开鬼门”即通大便。由于本篇所论水肿乃阳气阻遏、水湿停聚所致,故用通大便、利小便、刺络放血之法治,方与病机及临床实际相符合。

四、词义虚实不明误释之例

在古汉语中,同一字在不同的上下文中,有时为实词义,有时可能为虚词义。故对词义之虚实辨别不清,则常致误释。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所曰:“恶气不发,风雨不节,白露不下,则菀槁不荣”中“恶气不发”之“不”字,《讲义》从《太素》校为衍文,又提出“一说不为大,形似之误”。但从金文资料分析,古时“不”与“丕”本为一字,“丕”字系“不”字于末笔增饰圆点而成,后易点成横,如《说文》曰“丕,大也”,段注为“丕与不音同,故古多用不为丕,如